



太行山腰的蓝飘带

□李新勇

业、五谷丰登；还是这条红旗渠，向世人展示了林州人的坚韧、勤劳、团结和聪明。

这是一条让林州人绝处逢生的水渠，这是一条给林州人带来希望和未来的渠，这还是一条永远向世人证明只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扼杀前途和希望的旗帜一般的水渠。

这条水渠生不逢时，1960年上马，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，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家无存粮，吃完野菜和树皮，靠用磨细的“观音土”与米糠同煮求生或至死。没有现代化的挖掘设备，风钻只听说过，没见过，挖掘机要再过几年，才会出现在汉语读物中。靠一双手、一身汗，靠最原始的铁锤、铁砧、钢钎、撬棍等工具，靠一个信念：不能再让我们的子孙跑几十里路担水吃，不能再让后辈子孙吃不上水，背井离乡、家破人亡。

坚韧和聪明的林州百姓全靠人力，历时10年，修成了惠及全林州的1500公里长的大水渠。

没有水平仪，在面盆里盛满水，把木凳子翻来腿朝上，利用两个横衬瞄，调整远处的高程点；没有水泥，自己烧石灰；买不起TNT炸药，自己用锯末、牛马粪便、盐和硝酸铵制造土炸药；没有工程师，靠土木工老师傅现场传帮带；没有住的地方，乱坟岗子、工地、新凿开的悬崖绝壁，铺上草席，就是宿营地；食物严重短缺，漫山遍野挖野菜，漳河里捞水草。实在饿不过，撸一把柳树叶子塞到嘴巴里，也能抵半天工夫。用水盆板凳校准的高程点，保证了整个红旗渠70多公里的主干渠，只有10.31米的落差，也就是渠水每流8000米，落差才有1米。渠

中的水，至今缓缓流淌，人在渠堤上走，渠中的水流速度，比人的步行速度还要缓慢。整条红旗渠的主干渠，悬在距离山脚数十到数百米的悬崖绝壁上。

自己烧出的石灰，照理比不上水泥好用，但红旗渠修成至今，从未出现垮塌或大型崩塌，至今当年用石灰堆砌和勾缝的痕迹仍清晰可见。

当年工地上的徒弟徒孙，后来成了师傅，带出来的徒弟，修完红旗渠，便转行搞建筑，使林州成为建筑之乡，十万能工巧匠不仅遍布全国，还远销俄罗斯、南非、东南亚市场。能吃苦、技术好、管理严、质量高，成了林州建筑铁军的业界口碑。

一个联合国的官员看了当年民工食用的野菜、树叶标本，无法想象这些低热量的植物，怎么能转化成开天辟地的力量，他说：“也许，未来世界史专家会改写历史。也许他们会告诉世界，人类不仅有八大奇迹，还有第九大奇迹。”

有了这条渠，从前光秃秃的山，能够蓄养草木，草木一年比一年茂盛，至今，已经让棱角分明的太行山有了莽莽苍苍的柔和线条。

每当遇到困难，林州人会说：“红旗渠都修得起来，还有什么困难难得倒我们！”每年都有参加修筑红旗渠的老人，到医院更换当年累坏的骨头，外面的人建议他们寻求赔偿，他们说：“修渠是为了让我和我的子子孙孙吃上干净清澈的水，就像在我家里打井，打自己家的井累出毛病，要向谁讨赔偿去？”

淡青色的渠水，跟我所生活的长江下

游的江水比起来，多半还优质一些，可人家这里水资源充足，生活用水取自林州的水库。如今，红旗渠的水，主要用于灌溉和工业用水。

我在百度中搜索红旗渠的信息，希望能看到一部影片。很可惜，除了一部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的黑白宣传片，至今还没有一部正面表现红旗渠建设者的电影或电视剧。讲好中国故事，讲好红旗渠的故事，应是这个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题中之义。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和煽情，到处都是煽情的泪点，红旗渠到处都是令人精神振奋的有血有肉的故事。

当然，我不希望再是宣传片。电影是给人观看的，应该聚焦到人和人性身上。说老百姓自己的话，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，才会动人，才会感染人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够等到。

走在静静的渠水边上，似乎还能看见当年热火朝天的场景。那一群修渠人，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神子。不管是一个家庭、一个单位，还是一个国家，走近红旗渠，都会获得教益和启示，红旗渠永不过时。一个人如果深刻理解红旗渠，纵使生于马槽，他也能通过奋斗，成为于人于己有用的人；一个单位若是深刻理解红旗渠，这个单位上下当能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、兢兢业业；一个国家若能深刻理解红旗渠，这个国家必定懂得惜天爱民、珍视创造、胸襟开阔而充满希望。

红旗渠，就像巍峨峭拔的太行山腰的腰带，一条给人生命和希望的蓝色腰带。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）

2005年12月26日，距离新的一年还有三天时间，我向家人提出要一个人“过年”。

一个人在2006年即将到来年的时间面前，时间的脚步显得尤为缓慢，是时间本身不愿意早早离开，还是时间自己也感到光阴似箭？还是我一人突然拥有了全家人的孤独，在情感上占用了三口之家的阳光与空气。光阴流逝与我的存在是没有关联的，我仅看到时间留在事物表面的样子。比如树、房子及各种存在；另一些更遥远更深沉的存在，我永远看不到。

窗外响起鞭炮声，一长串毕毕剥剥的声音汇合着冷空气穿梭，这是时间在清冷的深冬，用鞭炮燃烧、爆炸的方式经历它的一段路程，时间穿越火药的爆烈声，便是时间的模样。鞭炮的爆烈声刚落地，几只喜鹊贴着窗玻璃滑翔，咕咕叫着飞远，这是喜鹊经历时间的形式，这也是时间的样子。我用眼睛看喜鹊张开翅膀，扇动空气，辟开一条空中之路，向高处飞翔，这是我经历时间的样子。

两只喜鹊

在空中飞翔

看不到对方

此时，电脑上面是我敲下的文字，文字带着我内心的感怀，不断在显示屏呈现，像一队队从我面前走过的人，有些面带微笑，有些黯然神伤，有些掩面暗泣，有些低声吟唱；我不小心打错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，文字好像在哭，吓得唱歌的文字突然停止。我知道，打错一个字，就是我在文字行走的路上堵起一块顽石，堵住它们前行的脚步。将句号打成逗号，会让文字走过的路重走一遍，将逗号打成句号，会让文字在还没有走完的路途强行停止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！于是，我小心敲打每一个字，还是会无意打错几个字、几个标点，在错字不断的暗泣里，我根本没有发现是哪几个字几个标点打错了。关闭电脑，沏杯茶去看电视听音乐，全然没有想到那些被我打错的文字，会焦急的期盼我去纠正，我根本想不到它们面临的命运。写完就完了，关闭电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几个月都不去理会，这是我的习惯。我写的是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，至于认识到什么程度，那是我的境界问题。至于文字高兴不高兴，我不考虑它们的感受。也许，文字在长久的期盼之后，聚在一起会对我进行道德、人格的评判，会骂我是一个傻子。这些我都不知道，即使文字的骂被我听到了，我也不与文字计较。我的世界离不开文字，而文字的世界有没有我的存在无关紧要。我要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我那一时间的心境。

这样说的话，我在利用文字为自己开脱，为自己寻找出路，我好像一直都在利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悲喜，从来没有想过文字本身所赋予的含义，文字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是给一个古老民族强大的精神财富和文明根基。

在文字的世界，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座独立的山梁，一条独立的河流，一棵独立站在山顶的树；当一股独立的风，带着我的错误，被我推到相反方向，甚至推到悬崖下面，强行使它们失去吹动精神的力量。我还能写出一篇怎样的文章？当我想到自己错了，打开电脑，纠正打错的字，重新保存时，发现已经晚了，错误的文字已经沿着我写错的方向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并且将正确的文字领上错误的道路，在泥泞处、在悬崖边奋力前行。

我惊讶地发现，文字若继续前进将全军覆没。

待我将纠正正确的文字保存之后再打开，发现文字们集体回过身，每一个字都长出眼睛和嘴巴，目光像一把把利剑，吓得我丢下电脑夺门而逃，跑到院子里的阳光下还在瑟瑟发抖，待我调整好情绪返回家时，被我纠正的文字，统一收回嘴巴，看着被它们吓得魂飞魄散的我出神。好像质问我：“我们本来是这样的，你怎么把我们写成那样？”我赶紧鞠躬致歉，表达对文字的恭敬与歉意。文字的胸怀是写错改正过来就好了，它们在我无地自容地埋下头时，集体收回利剑般的眼睛。

文字“含而不露”地原谅了我。

写错字的同时，与我的错误同时行进的时间不是向目的地东而是向北去了，时间向北飞翔的话，冬天将会重来一次。万物将会被第二个严寒冻伤而无药可救。

打开窗户，发现两只喜鹊在空中盘旋，显然迷失了方向。

赶忙打开家里的门及所有窗户，喊邻居们赶快打开大门打开窗户，喊门卫赶快打开小区大门：“让风向东吹，让喜鹊跟着风一起飞……”邻居们怪异地朝我喊叫：“大过年的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我错了！”我在六楼高声回答。我的声音从六楼落到地面的瞬间，风忽地转向东吹去，两只喜鹊在空中盘旋振翅，掉转方向指向东风。

我惊魂未定，关闭所有房门、窗户，累得再也动不了了。

现在，我该乖乖听从时间的安排好好睡一觉，再让自己醒来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）

醒来

□赵殷

屋顶

□朱成玉

我来自人间，我是一团善良的骨肉，我手持艾蒿，我爬上屋顶。我把浩然之气做成一支簪子，插在家发的髻上。

屋顶，是我最好的安放月光的地方。思念的月光总是很滑，顺着你的脊背，一不留神就溜进心里去。

我循环反复地播放一首思乡曲，今夜，我的屋顶定是月光皓皓。

我没有其他浪漫的法子，只能带着心爱的人，爬上屋顶。我的美好都是假设的，把月光裁剪，为她做一件婚纱；把星星打捞，为她串一条项链，这些虚设的美好，竟然也会让她流出泪来。

她说，她爱这屋顶。

而我们似乎占据了猫的地盘。屋顶上，总会碰见避之不及的猫的爱情，众多的爱情里，猫的爱情是我讨厌的一种。我觉得它们的爱情过于鬼祟，像偷情，不敢大白于天下。

屋顶的那些草，就好像猫的高高翘起的尾巴，在风里胡乱招摇。

父亲打来电话说，屋顶上的瓦碎了一块，他正准备爬上屋顶，把那块碎瓦换掉，不然下雨天屋子该漏雨了。

众多的肇事者中间，我想到了猫，一定是它们过于放纵的情爱，让屋顶的那块瓦不得善终。

我担心父亲的安危，毕竟70多岁的人了。我让他挺过这两天，过几天我请假回去弄。他说他听了天气预报，这两天有雨，漏雨的屋子可要不得，弄不好就哗啦啦地把好日子都给漏掉了。

父亲有听天气预报的习惯，喜欢对每天的天气了如指掌，我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执著，他说一个人，难道不应该关心天气吗？天气就是老天的脾气啊，咱得随时留意着，不然他哪天发了脾气，你们都还蒙在鼓里呢！

对自然的敬畏，让父亲的骨头里又多了一样钙质。

父亲担心着一块碎瓦，我担心着父亲的身子，他再也无法直起的腰身，爬上屋顶，会是一种怎样的艰难！可是，我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，除了担心，还有一种骄傲的情怀，我仿佛看到一面旗帜在冉冉升起，是的，我可以把父亲比喻成旗帜，他并不伟大，他只是让我降生，让我长高，让我善待世界，这便足够。

父亲执拗地在我回家之前，把那块碎瓦换掉了，还好，他安然无恙。

我命中的旗安然无恙，屋顶安然无恙。

顾城说：人的责任是照顾一块屋顶，在活的时候让它有烟。

屋顶有烟，我就知道尘世安稳，就能想到亲人们安详的睡姿，能听见一会儿拢起一会儿散开的鼾声，能想到多年前养过的一只狗，怀抱一只充满脚气的棉拖，瘫卧如泥。

看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尘俗，那里有我们想要的暖。哪怕是生了草的屋顶，也不妨碍那暖，在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流转。

每个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屋顶。那里离星星很近，即便乌云遮天，我也喜欢抬头仰望。

在我所有的漂泊里，屋顶是我忠实的岸，是我出发之地，也是我最终要赶回的地方。

有生之年，我只想照顾好一块屋顶，让屋顶有烟。

屋顶有烟。烟里有菜香，有父母的味道，那一丝看不清的缠绕，裹挟着我的灵魂，径直地扎下根去。

屋顶有烟，眼里有泪。

屋顶有烟，不管它是笔直的，还是被风吹得左右摇晃。只要有烟，它就是活着的。

西风凛冽，父亲凌乱的白发招摇开来，像屋顶上干枯的草。我急忙给父亲戴上一顶帽子，好像给屋顶换了一片新瓦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）



家，屏幕上跳出这个词的时候，家里房子的样子，家人的面貌，家的气息同时让眼耳鼻舌身意全部兴奋起来。

谁会没有家呢？不仅人有，鸟、蜜蜂、兔子等动物，以至草木都有。狗、猪、鸡等牲畜还与人类一起组成跨界的共生之家。玉米、大豆、高粱，这些养人活命的庄稼，蒿、柳、荆棘，这些落户河滩野岭的草木，种子落下，便在田畴荒野繁殖生长出自然之家。

家是生命的养育地，种族的根基所在。人们把出生地叫家乡，看“乡”字多像一条曲折折的绳子，四海为家的人，用这根“乡”的绳子系着，一头系着自己，一头系在家，飘多远都丢不了，灵魂能沿着绳索时时回来，带走解除“乡愁”的解药。省市县乡，村组街巷，家庭住址门牌号码，这些信息加上姓名，构成人独有的标识，于是每个人在世间的有所凭依地生活着，稳稳当当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带着家的自然基因，无法更改的秉性，回家的人就有了钱索、指引，有了身属分别的证明。

家，标出了生命的坐标原点，是生命的原生地。家乡的范围大，但每个家有具体的不

回家，为春天指引归来的方向

□冷冰

己及人，围绕家定义的中心，生活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偏差。有自作聪明的人家外建所谓“小家”，其实那不是家，是窝，非人所居。

回家是一种时间指向。人生有限，家见始终。早出晚归，节日团圆，这都是回家的时刻，指定的日子提醒人们回归生活的本质。踏着夕阳回家，不仅显现诗意的浪漫，更有悠远的情世延续缠绵。清明、中秋、春节这些时候，游子归来，是召唤，也是依恋。其实，回家不必刻意，凡是指定的时间，无不透出善意的提醒，提醒理首于自己事情的人，要时时抬起头来，看看周围，看看变化，看看亲人，尽社会人之责，体血肉之情。

回家是一种精神状态。把自己放空，无需理由。将家之外的一切，放在家门外，回家就进入另一个世界，进入另一种状态。那个在门前徘徊的人，是什么阻止了他敲门

的手？除了背叛，没有迈不过的家门槛。回家意味着放下，放得下，放得好，出门才好拿得起，拿得稳。回到家，有了原点，便有了起点，有了起点，也便有了相对的远方。回头看看，家是生命修行的道场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滋味，何尝不是世间万物的味道。

家门永远对家人敞开，门内的怀抱有最适宜的温暖，微笑投入的人，享受人间的安逸。

不论身在何处，不论是贫穷或者富有，不论生或者死，家就在那里，等着你，等着我，等着亲人彼此的拥抱。

爆竹已经高喊游子的名字，梅花正在浓郁院落的气息，只差声声脚步，进门的一声呼唤，春天便回到了人间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研班学员）